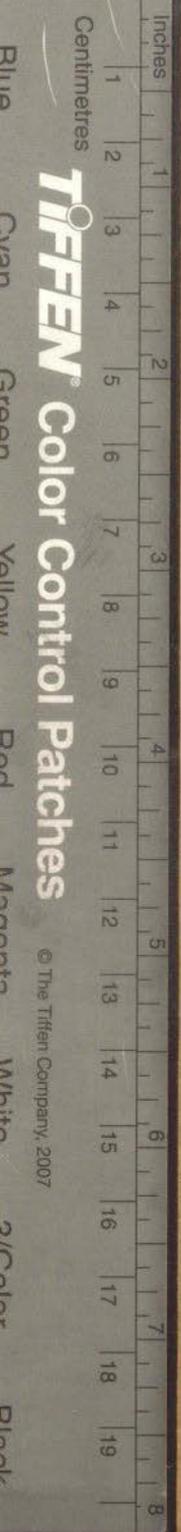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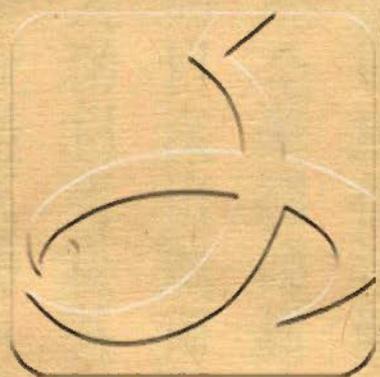


49.392
8030
2:12

五燈會元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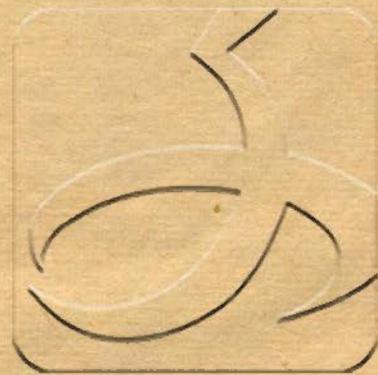
宋沙門大川濟

南嶽下十世

汾陽昭禪師法嗣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到公安遠和尚處安問作麼
 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
 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蓋不得黃葉豈能遮曰道甚
 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潦倒扶桑沒日頭曰一句
 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佛祖到大愚芝和
 尚處愚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



那箇且從這箇作麼生師曰大街拾得金四鄰爭得
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
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
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作麼生師曰海
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卻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峯
巒疊翠層到琅邪覺和尙處邪問近離甚處師曰兩
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
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撼一撼曰杜撰
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邪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
曰舉上座邪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

下且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
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邪曰某時到師曰我在
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邪
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師到杭州西菴菴主曾見明招
主舉頌曰絕頂西峯上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警
起兩重光師曰如何是兩重光主曰日月從東出日向
西沒師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主曰滿盞油難盡
師曰見後如何主曰多心易得乾住後僧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師曰白菊乍開重日暖百年公子不逢
春日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大地絕消息脩然獨

任真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草荒人變色凡聖
兩齊空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清風與明月野
老笑相親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
下談玄口不開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爲你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觀音菩薩向
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卻往他方救苦利生
去也上堂開口又成增語不開口又成剩語乃曰金
輪天子勅草店家風別上堂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
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山
僧恁麼道也是久日樺來唇喝一喝上堂古者道我

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草深一丈不可爲閻黎鎖
卻僧堂門去也雖然如是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上
堂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畱朕迹直饒論其頓
返其常也是抑而爲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
百鳥銜花獻師曰果執猿兼重曰見後爲甚麼不銜
花師曰林疏鳥不過問七星光彩天將曉不犯皇風
試道看師曰將軍馬蹄紅曰錯師便打僧禮拜展坐
具始收師曰一展一收法法皆周擬欲更問著甚來
由遂問會麼僧曰不會師便打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也受法汾陽放

元三一
三
蕩湖湘後省同參慈明禪師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
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
曰未得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
置禪牀上明卻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
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因倚遇上座來參
遇後住問
法昌
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腳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
主師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嚮師曰向道不在說甚
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
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腳僧揭簾便入師攔胸
搗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

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
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
須辯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卻幾多人曰前言
何在師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
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
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餽餅趙州茶曰
怎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
有早言謝供養師因大雪作偈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
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慈明遷住福嚴師又
往省之少畱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

元三一
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
明覽笑而已

蘄州黃梅龍華寺曉愚禪師到五祖戒和尚處祖問
曰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老人大大話頭也
不照顧祖便喝師亦喝祖拈棒師拍手便出祖召曰
闍黎且住話在師將坐具搭在肩上更不回首上堂
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
與麼道也是爲他閑事長無明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琅邪邪問埋兵掉鬪未是
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
三軍邪打師一坐具師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
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
曰伏惟尙饗邪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
曰賊過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住後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黑漆聖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看牆似土
色

唐州龍潭智圓禪師辭汾陽陽曰別無送路與子一
枝拄杖一條手巾師曰手巾和尚受用拄杖卽不消
得陽曰汝但將去有用處在師便收陽曰又道不用
師便喝陽曰已後不讓臨濟師曰正令己行陽來日

送出三門乃問汝介山逢尉遲時如何師曰一刀兩
段陽曰彼現那吒又作麼生師便拽拄杖陽喝曰這
回全體分付住後僧問承教有言是真精進是名真
法供養如來如何是真法師曰夜聚曉散問如何是
龍潭劔師曰觸不得曰用者如何師曰白骨連山問
昔日窮經今日參禪此理如何師曰兩彩一賽曰作
麼生領會師曰去後不畱蹤曰如何是佛師曰火燒
不燃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曰三門前合掌
舒州投子圓修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出
口入耳曰來後如何師曰叉手并足

汾州太子院道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賣扇老
婆手遮日問紅輪未出時如何師曰照燭分明曰出
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
慈母抱嬰兒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街頭巷尾
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斤擔子兩頭搖問古
曲無音韻如何相得齊師曰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
粟曰宮商角徵非關妙石人拊掌笑呵呵師曰同道
方知

葉縣省禪師法嗣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鄭州人也投三交嵩和尚

出家幼爲沙彌見僧入室請問趙州庭柏因緣嵩詰
其僧師傍有省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嘗與
達觀穎薛大頭七八輩遊蜀幾遭橫逆師以智脫之
眾以師曉吏事故號遠錄公開堂拈香曰汝海枯木
上生花別迎春色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八十翁翁鞦韆毬曰恁麼則一句迴然開祖胄三
玄戈甲振叢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問如何是佛
師曰大者如兄小者如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平地起骨堆問祖師門下壁立千仞正令當行十
方坐斷和尚將何表示師曰寒猫不捉鼠曰莫便是

爲人處也無師曰波斯不繫腰問新歲已臨舊歲何
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
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師與
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
不得衣錦還鄉鶻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
措師曰勘破了也上堂更莫論古話今祇據目前事
與你諸人定奪區分僧便問如何是日前事師曰鼻
孔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眼睛歐陽文忠公聞師奇
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
局請因碁說法師卽令搥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

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
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活不會
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綽幹所以
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麓而時
時頭撞休誇國手漫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
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
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
爲虛誕今日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
安能有此妙旨哉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
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牀下座

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
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緇素難辯一隻大地
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
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
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
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幙千家雨落日樓臺一
笛風師暮年休於會聖巖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
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
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旣
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

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卻請出來對眾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己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眾無語師叱之而去

汝州寶應院法昭演教禪師僧問一言合道時如何師曰七顛八倒曰學人禮拜師曰教休不肯休直待雨淋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赤腳騎鐵驢直至海南居上堂十二時中許你一時絕學卽是學佛法不見阿難多聞第一卻被迦葉擯出不得結集方

知聰明博學記持憶想向外馳求與靈覺心轉沒交涉五蘊殼中透脫不過順情生喜違情生怒蓋覆深厚自纏自縛無有解脫流浪生死六根爲患眾苦所逼無自由分而被妄心於中主宰大丈夫兒早構取好喝一喝曰參上堂寶應門風險入者喪全身作麼生是出身一句若道不得三十年後

唐州大乘山慧果禪師僧問如何是從上來傳底意師曰金盤拓出眾人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撥塵卽乖見佛卽錯曰總不如是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道師曰寬處寬窄處窄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

苦處苦樂處樂曰道與道中人相去多少師曰十萬
八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晴日出曰學人
不會師曰雨下泥生

神鼎諷禪師法嗣

荆南府開聖寶情山主僧問如何是開聖境師曰三
鳥引路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二虎巡山

天臺山妙智寺光雲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東籬黃菊曰意旨如何師曰九日重陽

谷隱聰禪師法嗣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太陽玄禪師遂問洞

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
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
谷隱舉前話隱曰太陽不道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
說未盡老僧卽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
曰糞墜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
丹花下睡貓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
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師
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畫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
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
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

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
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
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祇名理事
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
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
受用隱曰語不離窠曰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
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住後示眾曰纔涉
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
沈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
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瞞始得看看拄杖

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踣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
下僧問經文最初兩字是甚麼字師曰以字曰有甚
麼交涉師曰八字曰好賺人師曰謗此經故獲罪如
是問一百二十斤鐵枷教阿誰擔師曰老僧曰自作
自受師曰苦苦問和尚還曾念佛也無師曰不曾念
佛曰爲甚麼不念佛師曰怕污人口上堂眾集定首
座出禮拜師曰好好問著座低頭問話次師曰今日
不荅話便歸方丈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轍爲
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嚼口中鐵勸人放開髻
蛇手與汝斫卻繫驢橛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

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祇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
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
地上喫交便歸方丈上堂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
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
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教是誰
涕唾師乃自唾一唾上堂秤錘井底忽然浮老鼠多
年變作牛慧空見了拍手笑三脚猢猻差異猴上堂
五千教典諸佛常談八萬塵勞眾生妙用猶未是金
剛眼睛在如何是金剛眼睛良久曰瞎上堂大眾集
定有僧纔出禮拜師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僧便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便下座問如何是向去
底人師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曰如何是卻來
底人師曰自從遊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師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曰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
得碾爲塵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天地尙空秦
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
鶯囀千林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尙
家風師曰伸手不見掌曰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
師曰對面千里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臨

濟曰恁麼則谷隱的于也師曰德山問如何是長法
身師曰拄杖六尺曰如何是短法身師曰算子三寸
曰恁麼則法身有二也師曰更有方圓在上堂諸方
鉤又曲餌又香奔湊猶如蜂抱王因聖這裏鉤又直
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
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

蘇州洞庭翠峯慧月禪師僧問一花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時如何師曰脫卻籠頭卸卻角馱曰拶出虛空
去處處盡聞香師曰雲愁聞鬼哭雪壓羈體吟問和
尙未見谷隱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登山遠曰

見後如何師曰驅驅信馬蹄

明州仗錫山修己禪師與浮山遠公遊嘗卓菴廬山
佛手巖後至四明山心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鄰嘗曰
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
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四稜著地
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船舶過海赤腳回鄉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
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
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

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峯妙用少人
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僧問世界圓
融一句請師道師曰團團七尺餘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鼻大眼深上堂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
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便下座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好手畫
不成問如何是道師曰交橫十字曰如何是道中人
師曰往往不相識

彭州永福院延照禪師僧問如何是彭州境師曰人
馬合雜僧以手作拽弓勢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安吉州景清院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
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填凹就缺問承和
尚有言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如何是塞外將軍
令師曰揭曰其中事如何師曰蹴曰莫便是和尚爲
人處也無師彈指一下問遠遠投師乞師一接師曰
新羅人打鼓曰如何領會師曰船主未曾逢問如何
是末上一句師曰金剛樹下曰如何是末後一句師
曰拘尸城邊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
向上事師曰波旬拊掌呵呵笑迦葉擡頭不識人
處州仁壽嗣珍禪師僧問知師已得禪中旨當陽一

句爲誰宣師曰土雞瓦犬曰如何領會師曰門前不
與山童掃任意松釵滿路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
迷日上無雲麗天普照眼中無翳空本無花無智人
前不得錯舉參

越州雲門顯欽禪師上堂良久曰好箇話頭若到諸
方不得錯舉便下座

果州永慶光普禪師初問谷隱古人道來日大悲院
裏有齋意旨如何曰日出隈陽坐天寒不舉頭師入
室次隱曰適來因緣汝作麼生會師曰會則途中受
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住後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蜀地用鑛鐵

駙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
公問徑山公案荅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
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
管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屈中都
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
未審此處彼處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劍拂開天地
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直今日耳曠座曰一箭
落雙鷗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
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公臨

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眾生見劫盡大火所
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
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
問荅罷泊然而終語見慈明傳中
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谷隱日與老衲遊
偶上藍溥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老自
家底藍曰前月二十離蘄陽公休去藍卻問百骸潰
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藍曰喝則不無畢
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
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若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

上時藍曰也是弄精魂

廣慧璉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參石門徹和尚問曰古者道
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
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
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
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
門盡授其洞上厥旨後爲廣慧嗣一日福嚴承和尚
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卻嗣廣慧師曰我見廣慧
渠欲剃髮使我擎橈子來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

取乃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處所得廣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羞祇是飽人不得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於門之下仁宗皇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覩師熟睡鼻鼾撼之驚覺問名歸奏帝聞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悅後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畱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皇祐間詔大覺璉禪師於化成殿演法召師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師卽奏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祕殿譚禪乞歸廬山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賜號華嚴禪院開堂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高高低低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腳瘦草鞋寬師年八十餘示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塔於寺之東

臨江軍慧力慧南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鐵牛不喫欄邊草直上須彌頂上眠曰怎麼則昔日汝陽親得旨臨江今日大敷揚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佛師曰頭大尾小曰未曉玄言乞師再指師曰眉長三尺二曰怎麼則人人皆頂戴見者盡

攢眉師長噓一聲僧拍一拍便禮拜師曰一任踈跳
汝州廣慧德宣禪師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
法嗣何人師曰仲氏吹塤伯氏吹篪曰恁麼則廣慧
的子首山親孫也師曰椽地裏坐地不打闍黎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
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
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板
槽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祕
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
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辯公曰恁麼則禪客相

逢祇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
敗夜語次慧曰祕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
雲巖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
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這裏卽不然
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
更踈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
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
南辰後復孖其師承密證寄李翰林曰病夫夙以頑
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久陪上國之遊動靜咨
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牆面之無慙者誠出

於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垂誘導自雙林
滅影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止仍歲沈痾神慮
迷恍殆及小間再辯方位又得雲門諒公大士見顧
蓬蒿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雲居歸宗
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慧禪
伯實承嗣南院念念嗣風穴穴嗣先南院南院嗣興
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百丈丈嗣馬祖
祖出讓和尚讓即曹溪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之
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扣無方蒙滯頓釋半
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

物曝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
洞分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
上洞山三到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
黃檗雲巖多蒙道吾訓誘乃爲藥山之子丹霞親承
馬祖印可而終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
夫今繼紹之緣實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
峯也欣幸欣幸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
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疏於財利況南閩浮提眾生以
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
疏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

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
慙愧公置一百問請廣慧荅慧一一荅回公問李都
尉曰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甚麼事尉曰擔折知柴重
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
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盃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
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
側立公矐目眎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
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
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
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
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眞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
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卽至公已逝矣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鑿
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弟道吾眞楊歧會皆推
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
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
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
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

師自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
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
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遠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噴目喝曰頭白
齒豁猶作這箇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
明日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
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
叢林憚之住翠巖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
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
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
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
三腳蝦蟆飛上天日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
饑逢王膳不能餐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
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
龜文爆卽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
卽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
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
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
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

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
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曰學道如鑽火逢煙
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腳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
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
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
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兇者獵人之
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
之勇拈拄杖曰這箇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
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
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

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
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脚下深三尺此三轉語
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
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
故行菩薩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
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
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
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卽起跌坐呼侍者燒香煙起
遂示寂

元三十一
蔣山贊元覺海禪師婺州義烏人姓傅氏乃大士之
裔也夙修種智隨願示生父母感祥閭里稱異三歲
出家七歲爲僧十五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
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
爲侍者二十年中運水搬柴不憚寒暑悉已躬親求
道後出世蘇臺天峯龍華白雲府帥請居誌公道場
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服丞相王公
安石重師德望特奏章服師號公又堅辭鼎席結廬
定林山中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贈師頌曰不與
物違眞道廣每尋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

跡如空我得尋此亦明世希有事也僧問如何是和
尙家風師曰東壁打西壁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山
上樵井中水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驢胎馬腹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任持事繁問如何是大
善知識師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
中上堂這箇若是如虎戴角這箇若不是喚作甚麼
良久曰餒驢餒馬珍重元祐元年師乃遷化丞相王
公慟哭於塔讚師眞曰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
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
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唯

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瑞州武泉山政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衣
成人水成田上堂黃梅席上海眾千人付法傳衣確
坊行者是則紅日西昇非則月輪東上參
南嶽雙峯寺省回禪師上堂南番人汎船塞北人搖
艣波斯入大唐須彌山作舞是甚麼說話師元豐六
年九月十七日淨髮沐浴辭眾偈曰九十二光陰分
明對眾說遠洞散寒雲幽牕度殘月言訖坐逝茶毗
齒頂不壞上有五色異光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飲光正見爲甚麼見拈花
卻微笑師曰忍俊不禁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
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問旣是一眞法界爲
甚麼卻有干差萬別師曰根深葉茂僧打圓相曰還
出得這箇也無師曰弄巧成拙問如何是前三三後
三三師曰數九不到九尙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點
茶須是百沸湯曰意旨如何師曰喫盡莫畱滓有僧
造師之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插火爐中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師在同安日時
有僧問旣是同安爲甚麼卻有病僧化去師曰布施
不如還卻債上堂少林妙訣古佛家風應用隨機卷

舒自在如拳作掌開合有時似水成漚起滅無定動
靜俱顯語默全彰萬用自然不勞心力到這裏喚作
順水放船且道逆風舉棹誰是好手良久曰弄潮須
是弄潮人喝一喝曰珍重上堂無念爲宗無住爲本
真空爲體妙有爲用所以道盡大地是真空徧法界
是妙有且道是甚麼人用得四時運用日月長明法
本不遷道無方所隨緣自在逐物昇沈此土他方入
凡入聖雖然如是且道入鄉隨俗一句作麼生道良
久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

潭州道吾悟真禪師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
得去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踔跳古佛鏡中
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
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屎天刹竿頭上煎餛飩子三箇
猢猻夜簸錢老僧卽不然三面狸奴腳踏月兩頭白
牯手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
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
然如是祇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請
訛在甚麼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
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問如何
是真如體師曰夜叉屈膝眼睛黑曰如何是真如用
師曰金剛杵打鐵山摧闕如何是常照師曰針鋒上
須彌曰如何是寂照師曰眉毛裏海水曰如何是本
來照師曰草鞋裏跣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
草鞋底下常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
渺問如何是佛師曰洞庭無蓋上堂山前麥熟廬陵
米價鎮州蘿蔔更有一般良久曰時挑野菜和根煮
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古人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實
難會土宿領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歛

然透過新羅界問僧甚處來曰堂中來師曰聖僧道
甚麼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
甚麼處師曰萬里崖州師不安僧問和尚近日尊位
如何師曰粥飯頭不了事僧無語師鳴指一下上堂
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
忘卻下腳問如何是第一玄師曰釋尊光射阿難肩
曰如何是第二玄師曰孤輪眾象攢曰如何是第三
玄師曰泣向枯桑淚漣漣曰如何是第一要師曰最
好精麗照曰如何是第二要師曰閃電乾坤光晃耀
曰如何是第三要師曰路夾青松老上堂舉僧問首

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婦騎驢阿家牽師曰手提巴鼻
腳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
歸茅屋裏

蔣山保心禪師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順數將去
曰圓後如何師曰倒數將來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
黑漆露柱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曰一手吹一手
拍

洪州百丈惟政禪師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得
箇妻祇解撈鰕捩蜆要且不解生男育女直至如今
門風斷絕大眾要識叡公妻麼百丈今日不惜唇吻
與你諸人注破蓬鬢荆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有
錢千里通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無錢隔壁聾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來後如何
師曰九九八十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木耳
樹頭生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師曰一重山下
一重人問上行下教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爲達士
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父財子用也師曰汝試用
看僧擬議師便打上堂天台普請人人知有南嶽遊
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你不會有眼如盲

明州香山蘊良禪師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刹
竿頭上舞三臺曰如何是接初機句師曰上大人曰
如何是末後句師曰雙林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轉身
處師曰磨坊裏上堂良久呵呵大笑曰笑箇甚麼笑
他鴻鵠冲天飛烏龜水底逐魚兒三箇老婆六隻孀
金剛背上爛如泥呵呵知不知東村陳大耆參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一

音釋

髻

枯架切 卑民切 音賓 鐵爲刀甚利

剗

空胡切 音 枯判也

僧森演施資敬刊此卷第三十一計字壹萬零八百七十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二

碣五

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一世

石霜圓禪師法嗣

蘇州南峯惟廣禪師上堂一問一答如鐘含響似谷
應聲蓋爲事不獲已且於建化門中放一線道若據
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甚麼長處良久曰
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咄

潭州大瀉德乾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水從山上出曰意旨如何師曰溪澗豈能留乃曰山

元三十二
花似錦文殊撞著眼睛幽鳥綿蠻觀音塞卻耳際諸
仁者更思量箇甚麼昨夜三更睡不著翻身捉得普
賢貶向無生國裏一覺直至天明今朝又得與諸人
相見說夢噫是甚麼說話卓拄杖下座
全州靈山本言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誰教汝恁
麼問曰今日起動和尚也師曰謝訪及

安吉州廣法院源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曰甄頭瓦片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冤不可結問
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師
曰瞳兒笑點頭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日月星辰曰

如何是向下事師曰地獄鑊湯問萬里無雲時如何
師曰猢猻忍餓曰乞師拯濟師曰甚麼火色問古人
拈槌舉拂意旨如何師曰白日無閑人曰如何承當
師曰如風過耳問握劍當胸時如何師曰老鴉成隊
曰正是和尚見處師曰蛇穿鼻孔僧拂袖便出師曰
大眾相逢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十字街
頭曰與麼則敗缺也師曰知你不到這田地曰到後
如何師曰家常茶飯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乾
薑附子曰與麼則不同也師曰冰片雪團上堂春雨
微微簷頭水滴聞聲不悟歸堂面壁上堂若論大道

直教杼山無開口處你諸人試開口看僧便問如何
是大道師曰擔不起曰爲甚麼擔不起師曰大道上
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卽頭角生有僧出曰頭
角生也師曰禍事曰某甲罪過師曰龍頭蛇尾伏惟
珍重師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晚忽書偈曰雪鬢霜髭
九九年半肩義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
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靈隱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
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師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
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師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

峯前嶮處行曰作麼生是嶮處行師便喝曰皇帝面
前何得如此師曰也不得放過明年又宣入內齋復
宣普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雷驚細草萌芽
發高山進步莫遲遲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戴
角披毛異來往往任縱橫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
出門天外迴流光影不眞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
曰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後再宣入化成殿齋宣
守賢問齋筵大啟如何報答聖君師曰空中求鳥跡
曰意旨如何師曰水內覓魚踪師進心珠歌曰心如
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

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耀日祕藏深
密無形質拈來掌內眾人驚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
胡須指出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
山河動岌岌師皇祐二年乞歸山林養老御批杭州
靈隱寺任持賜號明覺

琅邪覺禪師法嗣

蘇州定慧院超信海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
大意師曰湘源斑竹杖曰意旨如何師曰枝枝帶淚
痕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那吒忿怒曰如何是第二
句師曰衲僧罔措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西天此土

上堂泥蛇齧石鼈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闍老呵
呵笑參上堂若識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不識般若亦
被般若縛識與不識拈放一邊卻問諸人如何是般
若體參堂去上堂鶯聲闌蟬聲急入水鳥龜頭不濕
鶯鶯飛入蘆花叢雪月交輝俱不及

洪州泐潭曉月禪師僧問修多羅教如標月指未審
指箇甚麼師曰請高著眼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
天曉也尋常師曰年衰鬼弄人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
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

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
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
鳴師曰八花毯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
大行師便打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穿針嫌眼
小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盡日展愁眉問如何是一塵
入正受師曰蛇銜老鼠尾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
曰鼈敲釣魚竿曰恁麼則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去也
師曰堂前一盃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問諸佛未
出世時如何師曰不識酒望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曰
釣魚船上贈三椎問如何是佛師曰畱髭表丈夫問
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
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
師曰鬪體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鷄頭鳳尾曰
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
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便打上堂穿雲不渡
水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放行
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卽不問汝諸人飯是
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事不得官酬上堂不
是道得道不得諸方盡把爲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
笑罵豐干這老賊

福州白鹿山顯端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九州百
粵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乘肥衣錦問如何是大善
知識師曰持刀按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禮防君子
問如何是異類師曰鴉巢生鳳上堂摩騰入漢肉上
剜瘡僧會來吳眼中添屑達磨九年面壁鬼魅之由
二祖立雪求心翻成不肖汝等諸人到這裏如何吐
露若也道得海上橫行若道不得林間獨臥以拄杖
擊禪牀一下問如何是無相佛師曰灘頭石師子曰
意旨如何師曰有心江上住不怕浪淘沙問凝然湛
寂時如何師曰不是闍黎安身立命處曰如何是學
人安身立命處師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問如
何是教意師曰楞伽會上曰如何是祖意師曰熊耳
山前曰教意祖意相去幾何師曰寒松連翠竹秋水
對紅蓮

滁州琅邪山智遷禪師僧問如何是琅邪境師曰松
因有限蕭疏老花爲無情取次開曰如何是境中人
師曰髮長僧貌醜問如何是和尙爲人句師曰眼前
三尺雪曰莫便是也無師曰腦後一枝花

泉州涼峯洞淵禪師僧問如何是涅槃師曰刀斫斧
劈曰如何是解脫師曰衫長袴短問諸聖不到處師

還知也無師曰老來無力下禪牀問離四句絕百非
時如何師曰柴門草自深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
曰松直棘曲問如何是佛師曰金沙照影曰如何是
道師曰玉女拋梭曰佛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龜毛長
二丈兔角長八尺
眞州眞如院方禪師參瑒邪唯看栢樹子話每入室
陳其所見不容措詞常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
丈曰我會也瑒邪曰汝作麼生會師曰夜來牀薦暖
一覺到天明瑒邪可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

器有省卽出家參瑒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
時住興教擢爲第一座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之
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衣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
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任持願示夢於刁學
士刁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
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
出帖請之師受請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
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
曰鷄足峯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
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眾更不禮

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
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眾前何不禮拜蓋覆卻
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
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更道處師曰我有
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琅
邪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琅邪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
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
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爲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
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

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聞見
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
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遂孕及生乃名
宣老期年記問如昔至三歲自雲端禪師抵其家始
見之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
四年矣蓋與相別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
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
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
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

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
敏曰敲空擊木木二向落筌蹄舉目揚眉以成擬議
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附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
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
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答曰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
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
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願
眾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
由是一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大愚芝禪師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聞示眾
曰大家相聚喫葶齋若喚作一葶齋入地獄如箭射
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
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
眾乞食我忍飢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
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
未到爛卻雪寒宜爲眾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
方丈巖曰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
去心地坐後架桶籬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

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
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去服勤八年後出世
翠巖時首座領眾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卽不問如何
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
對師喝曰領眾歸去自是一眾畏服僧問如何是道
師曰路不拾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草賊大敗僧
禮拜師噓一聲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黃河九
曲曰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垂手過膝曰如何是第二
句師曰萬里崖州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糞箕掃帚
問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師曰猢猻倒上樹問如何
是衲衣下事師曰皮裏骨間不涉廉纖請師速道師
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柴場荻草上堂
語不離窠道焉能出蓋纏片雲橫谷口迷卻幾人源
所以道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汝
等諸人到這裏憑何話會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
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
生正當今日佛法委在翠巖放行則隨機利物把住
則瓦解冰消且道把住好放行好良久曰咄這野狐
精擊禪牀下座上堂汝等諸人與麼上來大似刺腦
入膠盆與麼下去也是平地喫交直饒不來不去朝

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所以娑婆世界以音聲爲佛事香積世界以香飯爲佛事翠巖這裏祇於出入息內供養承事過現未來塵沙諸佛無一空過者過現未來塵沙諸佛是翠巖侍者無一不到如一不到三十拄杖諸上座還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祇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諸禪德會麼古佛與露柱相交佛殿與燈籠闔額若也不會單重交折上堂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然雖如是

一手不獨拍眾中莫有作家禪客本分衲僧出來其相唱和有麼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便下座上堂天明平旦萬事成辦北俱盧洲長粳米飯下座上堂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你等諸人橫擔拄杖向甚麼處行腳良久曰東勝身洲持鉢西瞿耶尼喫飯上堂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曰烏龜鑽破壁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衲僧道會也山是山水是水飢來喫飯困來打睡忽然須彌山躡跳入你鼻孔裏摩竭魚穿你眼睛中

作麼生商量良久曰參堂去上堂一刀兩段未稱宗
師就下平高固非作者翠巖到這裏口似匾擔你等
諸人作麼生商量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上堂若見諸相非相卽山河大地竝無過
咎諸上座終日著衣喫飯未曾敲著一粒米未曾挂
著一縷絲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然雖
如是著衣喫飯卽不無衲僧門下汗臭氣也未夢見
在上堂普賢行文殊智補陀巖上清風起瞎驢趁隊
過新羅吉獠舌頭三千里上堂拈起拄杖曰掌鉢盂
向香積世界爲甚麼出身無路挑日月於拄杖頭上
爲甚麼有眼如盲直得風行草偃響順聲和無纖芥
可畱猶是交爭底法作麼生是不交爭底法卓拄杖
下座上堂臨濟先鋒放過一著德山後令且在一邊
獨露無私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堪嗟楚下鍾離昧
抹音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教中道種種取捨皆是
輪回未出輪回而辯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
輪回無有是處你等諸人到這裏且作麼生辯圓覺
良久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以拂擊
禪牀上堂古人道山河石壁不礙眼光師曰作麼生
是眼拈拄杖打禪牀一下曰須彌山百雜碎卽不問

你且道娑竭羅龍王年多少俗士問如何是佛師曰
著衣喫飯量家道曰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胸去
也師曰醉後添杯不如無小參舉百丈歲夜示眾曰
你這一隊後生經律論固是不知入眾參禪禪又不
會臘月三十日且作麼生折合去師曰灼然諸禪德
去聖時遙人心澹泊看卻今時叢林更是不得所在
之處或聚徒三百五百浩浩地祇以飯食豐濃寮舍
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設有十箇五
箇走上走下半青半黃會卽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
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逼將來直是萬中

無一苦哉苦哉所謂般若叢林歲歲凋無明荒草年
年長就中今時後生纔入眾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
別人供養到處菜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
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塗累身豈不
見教中道窻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窻以洋銅
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直饒變大地作
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未爲分外若也未是
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犁拽耙償他始得
不見祖師道人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
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莫待一朝

眼光落地緇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痛莫言
不道珍重

蘇州瑞光月禪師僧問俱胝一指意旨如何師曰月
落三更穿市過

瑞州洞山子圓禪師上堂有僧出拋下坐具師曰一
釣便上僧提起坐具師曰弄巧成拙僧曰自古無生
曲須是遇知音師曰波斯入唐土僧大笑歸眾

石霜永禪師法嗣

南嶽福嚴保宗禪師上堂世尊周行七步舉足全乖
目顧四方觸途成滯金襴授去殃及兒孫玉偈傳來
挂人唇吻風幡悟性未離色塵鉢水投針全成管見
祖師九年面壁不見纖毫盧公六代傳衣圖他小利
江西一喝不解慎初德嶠全施未知護末南山鼈鼻
謾指蹤由北院枯松徒彰風彩雲門顧鑒落二落三
臨濟全提錯七錯八若說君臣五位直如紙馬過江
更推賓主交參恰似泥人澡洗獨超象外且非捉兔
走鷹混迹塵中未是敲猪之狗何異越坑墮壑正是
避溺投罟如斯之解正在常途出格道人如何話會
豈不見陶潛俗子尙自覩事見機而今祖室子孫不
可皮下無血喝一喝

鄧州太陽如漢禪師僧問如何是敲磕底句師曰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睡曰觀音門大啟也師曰師子齧人迺曰聞聲悟道失卻觀音眼睛見色明心昧了文殊巴鼻一出一入半開半合泥牛昨夜遊滄海直至如今不見回咄

浮山遠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朝裝香暮換水問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曰河南犬吠河北驢鳴上堂拈拄杖曰柳栗木杖子善能談佛祖聾人既得聞瘖人亦解語指白石爲玉點黃金爲土便恁麼會去他家未相許不相許莫莽鹵南街打鼓北街舞

廬州興化仁岳禪師泉南人也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臨濟問黃檗曰學人不會師曰三回喫棒來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曲彖禪床曰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拄杖子問一大藏教盡是名言離此名言如何指示師曰癩馬指枯柳曰學人不會師曰駱駝好喫鹽曰畢竟如何師曰鐵鞭指處馬空嘶

荆門軍玉泉謂芳禪師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拈起拄杖僧曰學人不會師曰兩手分付僧擬議

師便打

宿州定林惠琛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祇在目前
僧曰爲甚麼不見師曰瞎

秀州本覺若珠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舉起拳僧曰
學人不會師曰拳頭也不識上堂說佛說祖埋沒宗
乘舉古談今淹留袖手撥開上路誰敢當頭齊立下
風不勞拈出無星秤子如何辯得斤兩若也辯得須
彌祇重半銖若辯不得拗折秤衡向日本國與諸人
相見

東京華嚴普孜禪師僧問如何是實中實師曰客路
如天遠曰如何是實中主師曰侯門似海深曰如何
是主中主師曰寰中天子勅曰如何是主中實師曰
塞外將軍令乃曰實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間實同
生同死主中辯主飲氣吞聲實中覓實白雲萬里故
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雁撲地高飛
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
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
去

南康軍清隱院惟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斜街
曲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百藝百窮

潭州衡嶽寺奉能禪師上堂宗風纔舉萬里雲收法
令若行千峯寒色須彌頂上白浪滔天大海波中紅
塵滿地應思黃梅昔日少室當年不能退已讓人遂
使春糠替志斷臂酬心何似衡嶽這裏山畚粟米飯
一桶沒鹽羹苦樂共住隨高就低且不是南頭買貴
北頭賣賤直教文殊稽首迦葉攢眉龍樹馬鳴吞聲
飲氣日連鶯子且不能爲爲甚如此諦觀法王法法
王法如是

寶應昭禪師法嗣

滁州琅邪方銳禪師上堂造化無生物之心而物物
自成雨露非潤物之意而靈苗自榮所以藥劑不食
而病自損良師不親而心自明故知妙慧靈光不從
緣得到這裏方許你進步琅邪與你別作箇相見還
有麼若無不可壓良爲賤

郢州興陽山希隱禪師僧問如何是懸崖撒手底句
師曰明月照幽谷日如何是絕後再蘇底句師曰白
雲生太虛日恁麼則樵夫出林邱處處歌春色師曰
是人道得上堂了見不見見了未了路上行人林間
宿鳥月裏塔高十二層天外星躔五百杪要會麼手
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參

石門進禪師法嗣

明州瑞巖智才禪師僧問如何是截斷眾流句師曰
好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隨曰如何是函蓋乾
坤句師曰合曰三句蒙師指如何辯古今師曰向後
不得錯舉上堂天平平等故常覆地平等故常載日月
平等故四時常明涅槃平等故聖凡不二人心平等
故高低無諍拈拄杖卓一下曰諸禪者這拄杖子晝
夜爲諸人說平等法門還聞麼若聞去敢保諸人行
腳事畢若言不聞亦許諸人頂門眼正何故是法平
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良久笑曰
向下文長

金山穎禪師法嗣

潤州普慈院崇珍禪師僧問如何是普慈境師曰出
門便見鶴林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入門便見珍
長老

太平州瑞竹仲和禪師僧問得坐披衣人盡委向上
宗乘事若何師曰但知冰是水曰更有事也無師曰
休問水成冰曰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曰這僧從浙中
來

潤州金山懷賢圓通禪師僧問師揚宗旨得法何人

師拈起拂子僧曰鐵甕城頭曾印證碧溪崖畔祖燈
輝師拂一拂曰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越州石佛寺顯忠祖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
曰熱熬上糊絲曰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曰添香換
水點燈掃地曰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繫馬柱
曰有甚麼交涉師曰縛殺這漢問會殺佛祖底始是
作家如何是殺佛祖底劔師曰不斬死漢曰如何是
和尚劔師曰令不重行問如何是相生師曰山河大
地曰如何是想生師曰兔子望月曰如何是流注生
師曰無間斷曰如何是色空師曰五彩屏風上堂咄
咄咄海底魚龍盡枯竭三腳蝦蟆飛上天脫殼烏龜
火中活上堂點時不到皂白未分到時不點和泥合
水露柱踣跳入燈籠裏卽且從他汝眉毛因甚麼卻
拖在腳蹠下直饒於此明得也是糊獠戴席帽於此
未明何異曲蟻穿靴然雖如此笑我者多哂我者少
杭州淨住院居說眞淨禪師參達觀遂問曰某甲經
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旣不信禪豈可明
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師曰爲
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師曰若恁麼經與禪乃
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搦手師因

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
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安吉州西余山拱辰禪師上堂靈雲見華眼中著翳
玄沙蹙指體上遭遮不知且恁麼過時自然身心安
樂上堂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萬水作
麼生得恰好去良久曰且莫剜肉成瘡師有祖源通
要三十卷行於世

蘇州崑山般若寺善端禪師僧問有生有滅盡是常
儀無生無滅時如何師曰崑崙著靴空中立曰莫便
是爲人處也無師曰石女簪花火裏眠曰大眾證明
師曰更看泥牛鬪入海

節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閱禪書長雖婚宦
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圃築室類蘭若邀達觀處之朝
夕咨參至忘寢食觀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
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
請師明說觀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太尉就
有裏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
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
心自然無惑公曰心如何了觀曰善惡都莫思量公
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觀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祇

元三十二
如人死後心歸何所觀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
某已知之觀曰生從何來公罔措觀起堪其胸曰祇
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觀曰作麼生
會公曰祇知貪程不覺蹉路觀拓開曰百年一夢今
朝方省既而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
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洞庭月禪師法嗣
蘇州薦福亮禪師僧問不假言詮請師示誨師曰大
眾總見汝恁麼問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罕逢穿
耳客

仗錫已禪師法嗣

台州黃巖保軒禪師僧問不欲無言略憑施設時如
何師曰知而故犯僧禮拜師便打

龍華岳禪師法嗣

安吉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本郡人也姓邱氏始見
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爲
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
開法吳山化風盛播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倒回頭
趯翻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師止
之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

自西自東自南北大眾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
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
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祇這是莫思慮坦然齋
後一甌茶長連牀上伸腳睡咄師到華亭眾請上堂
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
便下座問羚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善知
識因何卻怕師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

南嶽下十二世

翠巖真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慕喆真如禪師撫州臨川聞氏子僧問趙
州庭柏意旨如何師曰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曰
先師無此語又作麼生師曰行人始知苦曰十載走
紅塵今朝獨露身師曰雪上加霜問如何是城裏佛
師曰萬人叢裏不插標曰如何是村裏佛師曰泥豬
疥狗曰如何是山裏佛師曰絕人往還曰如何是教
外別傳底一句師曰翻譯不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師曰寒毛卓豎曰見後如何師曰額頭汗出上
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巴
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參所以道放行也怛薩舒

光把住也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曰圓
 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上堂古佛道昔於波羅奈轉
 四諦法輪墮坑落壑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土上
 加泥如今還有不歷階梯獨超物外者麼良久曰出
 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上堂阿刺刺是甚麼翻思當
 年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以拄杖擊香臺
 一下曰墮墮上堂捫空追響勞汝精神夢覺覺非復
 有何事德山老人在汝諸人眉毛眼睫上諸人還覺
 麼若也覺去夢覺覺非若也未覺捫空追響終無了
 期直饒向這裏個儻分明猶是梯山入貢還有獨超

物外者麼良久曰且莫詐明頭問大通智勝佛十劫
 坐道場為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苦殺人上堂白雲
 澹泞水注滄溟萬法本閑復有何事所以道也有權
 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到這裏如何履踐良久
 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上堂山僧本無積畜且
 得粥足飯足困來即便打眠一任東卜西卜上堂古
 者道一釋迦二三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脫邱慧
 光即不然一釋迦二三元和三佛陀總是椀脫邱諸人
 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
 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遊上堂拈起

拄杖曰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卓一下曰妙喜世界百
雜碎且道不動如來卽今在甚麼處若人識得可謂
不動步而登妙覺若也未識向諸人眉毛眼睫裏涅
槃去也又卓一下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
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拈起拄杖曰智海拄杖
或作金剛王寶劍或作踞地師子或作探竿影草或
不作拄杖用諸人還相委悉麼若也委悉去如龍得
水似虎靠山出沒卷舒縱橫應用如未相委大似日
中逃影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旣
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
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牀下座師於紹聖
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
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眾趨寂闍維設利斗許大
如豆目睛齒爪不壞門弟子分塔于京潭

南嶽西林崇奧禪師僧問一問一答實主歷然不問

不答如何辨別師曰坐底坐立底立曰便恁麼會時

如何師曰舌拄上齶僧禮拜師曰不得諱卻

蔣山元禪師法嗣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

便指迷情師曰霹靂過頭猶瞌睡曰謝師荅話師曰
再三啟口問何人曰爭奈學人未禮拜何師曰休鈍
置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我宗無
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
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雙峯回禪師法嗣

閩州光國文贊禪師僧問不二之法請師速道師曰
領曰恁麼則人人有分也師曰了曰錦屏天下少光
國世間稀師曰退

定慧信禪師法嗣

蘇州穹窿智圓禪師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
有問祖師意連獨兩三拳大眾且道爲甚麼如此不
合惱亂山僧睡

雲峯悅禪師法嗣

桂州壽寧齊曉禪師上堂觸目不會道猶較些子運
足焉知路錯下名言諸仁者山僧今日將錯就錯汝
等諸人見有眼聞有耳嗅有鼻味有舌因甚麼卻不
會良久曰武帝求仙不得仙王喬端坐卻昇天咄僧
問大眾雲臻合談何事師曰波斯入闌市曰恁麼則

草偃風行去也師曰萬里望鄉關

淨因臻禪師法嗣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僧問離上生之寶刹登延聖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載明月日忽遇艣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愛宿蘆花問長期進道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福州棲勝繼超禪師上堂拈拄杖良久曰三世諸佛盡在這裏踣跳大眾還會麼過去諸佛說了未來諸佛未說現在諸佛今說敢問諸人作麼生是說底事

卓一下曰蘇噓蘇噓

興化岳禪師法嗣

潭州興化紹清禪師上堂祖師門下佛法不存善法堂前仁義休說然雖如是事無一向竊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髮膚身體弗敢毀傷此魯仲尼之孝也輪轉三界中恩愛不能捨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故我大覺世尊雪山苦行摩竭成道往忉利天爲母說法此釋迦之孝也得大解脫運大神通手擎金錫掌拓龍孟詣地獄門卓然尋省見其慈母悲泣無量此目連之孝也作麼生是興化之

孝良久曰興化今日不上天堂不入地獄於善法堂
中燈王座上爲母說法以報劬勞且道我母卽今在
甚麼處乃曰我母生前足善緣無勞問佛定生天人
間上壽古今少九十春秋減一年下座敢煩大眾燒
一炷香以助山僧報孝既是山僧之母爲甚麼卻煩
諸人燒香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以手搥胸
曰蒼天蒼天

玉泉芳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善周禪師上堂遼天鵲萬重雲祇一笑
是甚麼咄師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
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二年來七十三年
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二

音釋

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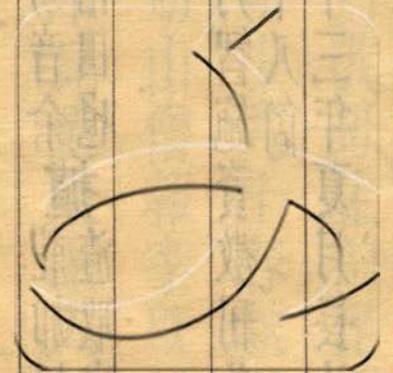
以諸切音余

據莊加切音

堪

知鳩切音
去聲擊也

南峯堂月智施資敬刊此卷第三十二計字九千
八百七十八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三

日人人宋沙門大川濟纂

南嶽下十三世

大瀉喆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上堂山僧不會佛法為人

總沒來由或時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

叢裏冷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

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路路路透

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路透長安分明進

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上堂舉

盤山示眾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活捉獍龍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挂杖下座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傅氏子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箇指頭八箇了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金鑰難辯曰我腳何似驢腳師曰黃龍路險曰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尙生緣師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中秋上堂靈山話曹谿指放過初生斫額底未問龍眠老古錐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峯不免依模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師室中間僧遠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箇消息師曰一隻腳在西天一隻腳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尙近日尊候如何師曰土

地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
與跌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
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裨有擬草菴歌
一篇行於世具載普燈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
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
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
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
然端坐煙燄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多火絕
得五色舍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
人至今詠之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
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任是百千諸
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曰有何祥瑞師曰山僧不曾
眼花

泗州普照曉欽明悟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東邊更近東曰瀉山的子智海親孫也師
曰卻笑傍人把釣竿上堂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
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卻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
牀曰泊合錯商量

廬山東林自遵正覺禪師上堂十五日已前放過一
著十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
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柏庭香擁木蘭開
潭州福嚴真禪師上堂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
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潭州東明遷禪師久侍真如晚居馮山真如菴忠道
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閱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
海印發光佛意如何師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曰
爲甚麼如此師曰用按指作麼曰汝暫舉心塵勞先
起又作麼生師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雅禪師法嗣

衢州光孝普印慈覺禪師泉州許氏子室中問僧父
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卽打出或曰達
磨在你腳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
打出

慶善震禪師法嗣

杭州慶善院普能禪師上堂事不獲已與諸人葛藤
一切眾生祇爲心塵未脫情量不除見色聞聲隨波
逐浪流轉三界汨沒四生致使正見不明觸途成滯
若也是非齊泯善惡都忘坐斷報化佛頭截卻聖凡

途路到這裏方有少許相應直饒如是衲僧分上未
爲奇特何故如此纔有是非紛然失心咄上堂拈拄
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
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
拄杖一下

淨土思禪師法嗣

杭州靈鳳山萬壽法詮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抱
椿打拍浮曰如何是法師曰黃泥彈子曰如何是僧
師曰剃除鬚髮曰三寶外還別有爲人處也無師舉
起一指僧曰不會師曰指在唯觀月風來不動幡上

堂德山棒臨濟喝盡是無風波市市燈籠踣跳過青
天露柱魂驚頭腦裂雖然如是大似食鹽加得渴喝
一喝

杭州慶善守隆禪師開堂日僧問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當筵略借看師曰多少分明曰師子吼時全露
現文殊仗劍又如何師曰驚殺老僧問于佛出世各
有奇祥和尚今日以何爲驗師曰木人把板雲中拍
曰意旨如何師曰石女拈笙水底吹上堂花簇簇錦
簇簇鹽醬年來事事足畱得南泉打破鍋分付沙彌
煮晨粥晨粥一任諸人喫洗鉢盂一句作麼生會多

少人疑著

護國月禪師法嗣

江陵府護國慧本禪師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未審是甚麼物師曰一錠墨曰恁麼則耀古照今去也師曰作麼生是耀古照今底僧便喝師便打上堂好箇時節誰肯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

南嶽下十四世

智海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蹠菴繼成禪師袁之宜春劉氏子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茫茫盡是覓佛漢舉世難尋閑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門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狹路相逢且莫疑電光石火已遲遲若教直下三心徹祇在如今一餉時到這裏直使問來答去火迸星飛互換主賓照用得失波

翻嶽立玉轉珠回衲僧面前了無交涉豈不見拈花
驚嶺獨許飲光問疾毗耶誰當金粟那知微笑已成
途轍縱使默然未免風波要須格外相逢始解就中
穎契還會麼一曲寥寥動今古洛陽三十六峯西上
堂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大眾枯桑知天風
是顧不顧海水知天寒是思不思且喚甚麼作悟底
道理兔角杖頭挑法界龜毛拂子舞三臺上堂鼻裏
音聲耳裏香眼中鹹淡舌玄黃意能覺觸身分別冰
室如春九夏涼如斯見得方知男子身中入定時女
子身中從定出葵花隨日轉犀紋翫月生香楓化老
人螟蠕成蝶蠃若也不知苦哉佛陀耶許你具隻眼
上堂一念心清淨佛居魔王殿一念惡心生魔王居
佛殿懷禪師曰但恁麼信去喚作腳踏實地而行終
無別法亦無別道理老僧恁麼舉了祇恐你諸人見
兔放鷹刻舟求劍何故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
俱不受上堂舉汾陽拈拄杖示眾曰三世諸佛在這
裏爲汝諸人無孔竅遂走向山僧拄杖裏去強生節
目師曰汾陽與麼示徒大似擔雪填井傍若無人山
僧今日爲汝諸人出氣拈起拄杖曰三世諸佛不敢
強生節目卻從山僧拄杖裏走出向諸人道我不敢

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說是語已翻筋斗向拘尸
羅城裏去也擲下拄杖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師同
圓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赴太尉陳公
良弼府齋時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大師魯國公亦與
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眾問諸禪曰
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眞常然
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
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
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
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
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
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
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卽有卽空義也一乘
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
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
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旣
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
不聞師曰汝旣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
善曰我初一喝汝旣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
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

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卽有卽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願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南嶽法輪彥孜禪師處之龍泉陳氏子上堂若是諦
當漢通身無隔礙舉措絕毫釐把手出紅塵撥開向
上竅當頭割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
不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覷著寒毛卓豎會麼
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烟波底句師曰皎皎寒松
月飄飄谷口風曰萬差俱掃蕩一句截流機師曰點
僧曰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師曰白
額大蟲曰祇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師曰毒蛇
鑽露柱曰學人不曉師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劉氏子上堂妙體堂堂觸
處彰快須回首便承當今朝對眾全分付莫道儂家
有覆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問一
水吞空遠三峯峭壁危覩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
審到家如何施設師曰空手捻雙拳曰意旨如何師
曰突出難辯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剩覲面便
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
註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泥頭頭物
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換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
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
白雲中

泐潭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也上堂諸人恁麼上來
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爲若也不去
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
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
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曰壞修山主曰不壞未
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
齧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漆桶不快
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曰和尚合知
某來處師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曰和尚眞人
天眼目某在大瀉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
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跌坐書偈曰昨夜風
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
起拂子踣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
逝

明州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酒市魚行頭頭寶
所鷓鴣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
事狼籍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洲若
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

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無鑄鑠子不厭動搖半夜
枕頭要須摸著下座

建寧府開善木菴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
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
謂眾曰坐脫立亡倒化卽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
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
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
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
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請已取所
藏泐潭繪像與木菴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寄得
法弟子慧山曰口嘴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
分付雪峯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願專使曰爲我
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依泐潭入室次
潭問陝府鐵牛重多少師又手近前曰且道重多少
潭曰尾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
南參師擬議潭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
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鬚髮愛暖頻添楮柴破衲
伽黎撩亂搭誰能勞力强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趨叢席

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
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師聞領旨潭爲
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列刹
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鏘解秤鎚出老杜
詩紅稻啄殘鸚鵡顰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蘭禪師法嗣

明州蘆山無相法眞禪師江南李主之裔也上堂欲
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
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頂門眼麼四京人著衣
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峯頂香風清花發蟠桃

三四株

南嶽下十五世

淨因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領略釋迦箇箇
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卽不
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
九皋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
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
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職依謙謙爲

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卽三耳汝能豎起脊梁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封躡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愈敬有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文虛席迎開法上堂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又盛羹上堂舉雪峯一日登座拈拄杖東覷曰東邊底又西覷曰西邊底諸人還知麼擲下拄杖曰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青原下四世

雲巖晟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兪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卽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眾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眾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卽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

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瀉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瀉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瀉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旣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卽齊於諸聖汝卽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眾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眾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眾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卽非眾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瀉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瀉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瀉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瀉曰此去灩澦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瀉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

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
 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馮山徑造雲巖
 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
 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
 也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
 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况無情說法乎師
 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
 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
 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

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
 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
 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日向
 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
 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
 曰早晚卻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
 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
 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
 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
 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

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
 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真
 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
 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
 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長慶云既知有為甚麼恁
 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師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
 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
 道界即不問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
 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
 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

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
 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
 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為問殺首座价師自
 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
 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
 抽寶劍翦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
 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
 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
 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曰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
 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

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
 為甚麼卻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
 祇重他不為我說破曰和尚為先師設齋還肯先師
 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為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
 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
 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
 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僧問長慶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
 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這裏覓箇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
 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
 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

麼眾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
 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
 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
 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
 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
 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師與泰
 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
 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
 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撥退果卓問
 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

鐵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問
 蛇吞蝦蟆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
 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
 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
 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
 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
 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畚裏
 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
 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
 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

僧近前師曰將取二三兩粉來與這箇上座其僧拂袖
 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
 曰善為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卻來
 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
 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
 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也峯
 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雲居別前
語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別云恁麼則某甲謹退雪峯般柴次乃於師面前
 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
 爭得到這裏峯無語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

元三十三
日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卽別
學人與和尚不別師曰老僧欲見闍黎本來師還得
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
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卽修
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
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
物最孝順僧無對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
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
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
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
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卽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
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
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
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並無一人肯師
曰爲他箇箇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經僧曰不可以
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
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
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
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卻又曰直
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依鉢汝道甚麼人合得

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
 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
 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
 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為舉一日
 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
 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為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
 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為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
 處著其僧禮謝有菴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
 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教師曰甚麼相
 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

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
 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
 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
 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
 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
 因甚麼卻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
 鳥道師謂眾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
 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佛非法眼師與
 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腳師曰
 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腳不

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
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卽不違僧問菜萸如何
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卽乖別有僧舉似師
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
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
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訛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
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
行則不無有覺卽乖卻令再問是甚麼行又僧卻問
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
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
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招一招侍者
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遽起向禪牀後立

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

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

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

祇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莖粟穀

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

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研

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

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

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脚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

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
法眼代云恁麼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箇
則弟子不註也

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
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
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辯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
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
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
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
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
婆逢古鏡分明覲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
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
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

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
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
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僧
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
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饗頭時作麼生
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師曰不
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
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
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
啼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于

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眾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
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
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
南詢五十二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
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
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盃盛雪明月藏鷺
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曰
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火聚但形文彩卽屬染汙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
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
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
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莖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
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
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
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
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
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
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
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

以有驚異狸奴白牯弄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
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
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
多乾慧若要辯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
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
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
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
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
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

金鎖網鞵鞵三不墮凡聖

亦名理事不涉

偈曰事理俱不涉

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燥難追上堂道無心
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不老

後僧問曹山如

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

問僧世

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
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
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
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
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箇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
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

馬後底將為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實中主尚未

分如何辯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閣

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實中主雲居代云某甲

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怎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

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

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

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

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

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同安顯代云怎麼

也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則雲巖一枝不墜師將圓寂謂

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皆無對時沙

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石霜云無人

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僧問和

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

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

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

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恆沙無一悟

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

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眾儼然坐化時大眾

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眾曰出家人心不附物

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
眾猶慕戀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眾齋畢乃
日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
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諡悟
本禪師塔曰慧覺

音釋

蹠 蒲官切音繫 莖 陳尼切音治 馬 之戍切
蹠 蹠跚旋行貌 莖 莖藉五味子 音注
蹠 蹠跚施資敬刊此卷第三十三詩字 壹萬零五
百八十箇

光緒三十三年夏月長沙刻經處識





